

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十七

宋刊王註蘇詩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投贈



廬山真溪劉辰翁批點

廬山真溪劉辰翁批點

詩二十七首



贈孫莘老七絕

七絕首尾情與索意語別

友皆真前輩相見如此可尚

嗟予與子久離羣

魯曰社記子夏曰吾過矣

耳冷心灰

百不聞

魯曰耳冷見前注又莊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

舉白便浮君

魯曰劉向宛宛難又侯与大夫飲酒使公乘不

珠履動以十日里燕巷飲飛觴奉白注行

天目山前綠浸裾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天目山前綠浸裾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魯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蟹楚糟蜀川曰書禹貢

今日駱駝橋下泊次着脩網出銀刀次公曰駱駝橋

以形似駱駝皆名之劉禹錫詩曰駱駝橋上頻風起鸚鵡杯

烏程霜稻葉人香烏程是湖州縣名寰宇記曰古烏

張景陽七命之言酒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而李善引盛弘之荆川記曰涿水出涿州康樂縣其川烏程郡有酒官取水為酒

極甘美與湘東鄰釀作春風雪水光次公曰雪水已具前佳

湖酒年嘗飲之時復中之徐邈聖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壹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邈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且竟得免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

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釀於陽谷御叔罰於飲酒臣嘗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母多酌我次公狂厚曰西戎羊胃饒字次公為司

復中之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窻半日間孤山在杭

臘日游孤山訪勤思二僧詩注不為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

乳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鴛鴦起平明繫纜石

橋亭慚愧冒寒髯御史錢安道也結交最

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抱闌歎蕭生

前崇蕭望之傳望之與光素政王仲翁與蕭望之算數入皆召見先是

上官桀等謀殺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先露索去刀兵兩吏

挾持望之獨不肯听自引出口不顧見於是光不用望之而仲翁

至光祿大夫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傳呼甚寵頃謂曰不

肯碌々反拘闕為耆老執戟哀揚子厚曰前漢揚雄傳云

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推

願人主而推三世不從官及莽時以耆老之轉為大夫蓋黃門郎

掌守門戶故執戟藩岳詩怪君顏采却秀發厚曰楚詞

秀發無乃遷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

抑真跡矣毗陵高錫為骨陸子遺味泉冰齒

曰毗陵高錫也高山即惠山也陸子陸羽也刊善則茶少弟才足

以下錫事山寺石泉為弟二包占則劉尊師詩曉漱復膏冰澆宗

數一十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饑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癩

夾錫錢所以一少七也因思无錫惠賢哉仲氏早拂衣占

斷此山長洗耳晉孫綽曰所以枕流欲山頭望湖光

發眼山下濯足波生拍儻谷逸少問金堂記與慈康留石髓

書云自山陰南至始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液之徒在焉羲之自為之傳

遺曰慈康馮玉列其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

半與康康頽而為石列款曰叔夜志趣非常而不遇命也

寒窓孤坐凍生餅唐鄭榮詩尚把遺編

曰車胤以螢囊閣束九師新得妙首九人号九師又十子

云九師及而易道微夢吞三書舊通靈易曰

才名冠世而董辨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且東之為閣

平然後記其耳退之斷絃掛壁知

郡吏陳琳夢臣与道士相遇在易六爻撓其二以

飲臣臣乞尺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音喪鍾子期曰鍾二乎志在流水曰湯平鍾子期

絃不復鼓揮塵空山亂石聽曰生法師講經人于

頭齊罷何須更臨水從腹旁孔子引山五臟六腑洗之

腹中曾中自有洗心經此洗心退藏於密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段

龍鐘二十九勞生已強半出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

歎曰蘇氏續義云龍鐘不昌不翅卒之竟一線在

那復堪把玩杜詩何人錯憶窮愁日悲日悲陶淵明長安

柳子厚書曰悠悠人出世越不過三十年客目前過三十七年與瞬目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欲起強

持酒故交雲雨散云故人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

為老伴白居易詩病與藥天蕭條燈火冷寒夜何

時日白居易詩病與藥天倦僕觸屏風其子成教戒於牀

下語至夜半睡頭觸屏風白居易詩病與藥天傳聞使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

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白居易詩病與藥天

休並坐語至潛血秀實勃然而起抗休腕拿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此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頭尔我豈逐逐伎反耶遂擊之此奉

奮自擇才中其類血流匍匐而走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覲衰

儒此空何所似暗及灰中炭歸田計已决此邦聊

假館三徑粗成資晉書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推廉此名不出

一技有餘煖一技有餘煖莊子鴻鶴巢願君

更信宿白居易詩病與藥天庶奉一笑粲公羊子曰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二萬日老病常居半白居易詩病與藥天

壽之大齊得百年者百之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耄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誦書竟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

其又幾居其半矣其間迂愛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

為神所玩須臾便堪笑万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

又謝少年伴逝將遊无何莊子遊於豈暇讀城

日白居易詩病與藥天豈暇讀城白居易詩病與藥天

更多病二事可并白居易詩病與藥天

丁零之國蘇武牛羊可并案出。子思然詩不才明主亦多病故入刑愧煩賢使者弭節整

紛亂而勿迫又枚乘七發曰胡而平喬侯瑚璉質子謂子青曰彼品也

百吏走走坐變齊俗緩奮鬣

貫貫曰易也貫以自入未遭甘鴻退飛過宋都風也並進取魚

餘漂二激貪懦貫曰子而子聞伯夷之莫耶當自躍

越未暮刷燕館燕曰頌之年八且賦曰刷燕書胡為

守故丘眷交桑榆暖守故丘在東明皇為君叩牛

角一詠南山蔡蔡曰角一詠南山

寒雞知將長幾鷓知夜半寒雞知將長幾鷓知夜半亦如老

病客遇節嘗感歎光陰等敲石病客遇節嘗感歎光陰等敲石

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

高論森月旦高論森月旦

紀明太賢將紀明太賢將

相顧夜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相顧夜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

德堪德堪

雍容雍容

欣然肯欣然肯

欣然肯欣然肯

欣然肯欣然肯

欣然肯欣然肯

欣然肯欣然肯

欣然肯欣然肯

許着帽不怪安石緩曰桓溫請謝安為司馬溫詣安直

溫見留之曰公之司馬善雖無窈窕人倩唱弄珠貫曰孔

帽進其見重矣雖無窈窕人倩唱弄珠貫曰孔

慄曰孔幸有縱橫舌曰孔一豪沉下位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火埋濕炭豈似草玄人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行看富貴過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手借餘煖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樓賦王粲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贈王仲素寺丞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養氣如養兒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泥曰孔人皆笑予拙事定竟難迷歸耕獨曰孔

患貧問予何所齋尺宅自足屯寸田有餘畦曰孔

明珠照短褐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玉函室生虹蜺雖無孔方兄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有法喜妻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彈琴一長嘯不答阮與嵇曰孔

曹南劉夫子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子政齊家有鴻寶書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名與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不鑄金集歸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讀誦以為奇賦之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不鑄金集歸曰孔嘿曰孔老儒館曰孔暗曰孔

龍首... 促膝問道

要遂蒙分刀主... 促膝問道

如梧桐大也... 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

河赤手攬象犀... 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紅

笑留氣下暖臍苦恨聞道晚意家颯以凄空見孫

思邈區區賦病黎... 年來稍自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

長老... 但愛

誰能斗酒博西涼... 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

感厨法政香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

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

又客直將歸路拍茫茫... 將心

行遍天涯意未闌... 將心

到題遣人安... 將心

山中老宿依然在... 將心

敬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

茶罷空無有... 將心

贈錢道人... 將心

書生苦信書... 將心

信書則不如... 將心

所負輕出子釣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恠不知

幾州鐵鑄此一大錯曰此夢覺言所制刀

親吏曰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淨觀

殊可喜脚後猶容却而况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

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曰傳曰錢一針歌亦无藥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次公曰杜詩

倦遊不擬談玄牝曰老子谷神不死曰謂及示

病何妨出白鬚次公曰維摩以絕幸已生真定惠

若肯三年注親與先生看藥爐東坡

贈袁陟

是身如虛空次公曰維摩經云身如聚沫萬物皆我歸

胡為強分別次公曰維摩經云百金買田廬不見袁

夫子神馬載尻輿曰莊子假使化予之身以為輪游乎

無何有曰莊子游於一飯不願餘次公曰柳子厚詩

官湖為我池李舍為我居何以遺子孫次公曰

此身自遠除次公曰

風暗楊柳秋水靜芙蓉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從之且魚樂也惠

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贈章默

并叙

卓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弃家
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
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
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
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

喧鄰里夜淚獨因晴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嗚呼

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

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

未忍夏后聖難從王孫裸

五陵多豪士難從王孫裸

百萬付一擲難從王孫裸

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立山積此志苟

朝遂文死真不感誓求無生理不踐

有為亦弃身尸陀林不踐

烏為任狼籍不踐

贈葛章不踐

以各出在王全京城側死人多送其中
賢女者並是諸大國王之女遇賞花之前百千人
遊之處以為取樂上賢女中有一女上諸姊妹
同眾入遊賞應取其世果也却同諸姊妹遊口陀
林諸姊妹與女爭不
只是死屍付穢有何好事女曰諸姊妹去其
指死屍謂諸姊妹曰身在此裏入向什處如去
又西風記言如來在日葬比口於尸陀林又二
卒上言送口於建春門外尸陀林施與烏為食
之生貌烏為任狼籍

贈葛章

竹椽卯屋平推傾首向峰窠寄此生窠字音不詳

窠于聲集中思平聲之字不可得長恐波頭卷空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

詩試擬子業子業字東大章閑臨張伯英張伯英字伯英善書論者謂其精微而更節峭得伯英之消遣百年須底物故

庭憐我不歸耕庭字音不詳贈二叔

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裏天華記取江南煙

表青山新裏是君家

贈二叔 并引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

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天台曰天台山也石橋路不詳

秋風吹茵透茵字音不詳翠濕香

娟娟應真飛錫過應真飛錫以錫為名

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澗然已松杪微

言紫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惚口曉

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

表妻擊空四壁如家法四壁立振策念輕矯輕矯字音不詳

遂為赤城遊赤城遊字音不詳

揚之森一振金策之翁二杜曰金策錫杖也又云西夏中之巖冰整觀而思矯

忘其身遊後能濟度得平路始見所謂天台山者秋風吹茵透宋永初山川記曰

寧州瘴氣四時不絕南者其甚翠濕香嶺南志曰

娟娟應真飛錫過

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澗然已松杪微

三支道天台山銘序云并天台山亦賦山為道徑孔雲外會稽
詩曰亦賦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係神風云亦賦山名而建標
以界道 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為瓢壺繞曰

爾非魔燒山葩發茗椀前刻分葵蓼 公曰此言其
先生十八遊京後政云佛度後闕得提衆生剛很自用莫止肯
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見獨以懷誠道言畏引未語而後眉下臺
廬山天台獨出此言不受異人二十然月之職家藏十八羅從今
像每設茶供則知此言白乳或疑為花木桃李芍藥皆可指名從今
更不出閉戶閑騎馬 公曰 時從佛頂巖馳下雙

蓮沼 公曰
慶源宣義王夫人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
雅州戶掾遇吏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為

習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
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黃魯直學士秦少游
賈長各賦一首為老人光華

青衫千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不
長青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 公曰

去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 公曰
御祭使謂諸上考功弟城自晉曰
我字心勞微科政拙巨号下下 芋魁飯巨吾豈無 公曰

童謠曰飯我歸來瑞草橋邊路獨遊還似平生未
豆食羹芋魁 公曰 慈姥巖前自笑度青衣 公曰

杜牧之獨酌詩天獨憫 一壺遊秋臺大山小 公曰

爭扶 公曰 慈姥巖前自笑度青衣 公曰

衣江比在青神縣 今年慈母數州集 公曰

子山委由詩

仕中有道民懷袴襦世曰後侯廉清馬道引人十氏

五邑中之黔相拍似白鬚紅帶老不癯世之於此

我欲西歸卜鄰舍隔牆撫掌容歌呼世之於此

不覺玉山乘駟馬回頭空拍黃公壚世之於此

贈王子直秀才世之於此

萬里雲山一破裘披端閑挂百錢符世之於此

田應為鶴謀世之於此

底笙歌桂兩世之於此

山中奴婢摘千頭世之於此

風濤戰扶脊海賊橫沈子世之於此

怖博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談仁義耳我才不

速人所有聊足已安得相付予過聽君誤矣霜風

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世之於此

一死耳世之於此

澹然兩無求滑淨空乘几世之於此

書之古草相半世之於此

去之門生世之於此

生世之於此

果世之於此

口世之於此

贈嶺上老人

此下知是去時長海州

鶴骨霜髯心已灰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青松合抱手親栽
老子合問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抱之木

贈楊君

西蜀楊君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所異於昔日者蒼顏白髮耳文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使君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頃宿扶風驛舍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甚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為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以與之

異故出以與之

此詩中卷

孤村微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攪馬悲歌互答有寒蠶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墻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戲贈詩三十一首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

官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官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

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然飽死笑方朔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然飽死笑方朔

曰東方朔言侏儒肯為雨立求秦漢肯為雨立求秦漢

天雨後柳謂陸

惜即曰以金長成小立我魚知草眼前勃倏何是道處置

六鑿鑿頃天遊勸曰遊了室无如讀書萬卷不

讀律勸曰遊了室无如致君堯舜知無術

農冠蓋閑如雲勸曰遊了室无如送老蕊鹽甘似蜜

眼頭雖長低氣不盈餘勸曰遊了室无如別駕無功勞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勸曰遊了室无如風騷騷平生所慙

今不眠坐對疲氓更勸曰遊了室无如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

口諾唯勸曰遊了室无如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

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勸曰遊了室无如付與時人分重輕

新月照水水欲冰勸曰遊了室无如夜穿空屋空生稜對廬半與牛

羊共曉鼓却隨鴉勸曰遊了室无如鵲與夜來履破衣穿縫紅頰曲

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勸曰遊了室无如如林豈不懷歸畏朝弄

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勸曰遊了室无如公須飲

幸賞賚不賞計出有賦勸曰遊了室无如日餞路

疑子似自同州歸勸曰遊了室无如代宗詔大臣就宅作

歸畏此簡書我州賢將知人勞勸曰遊了室无如已醲白酒買豚羔耐

幸賞賚不賞計出有賦日餞路

疑子似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

歸畏此簡書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醲白酒買豚羔耐

幸賞賚不賞計出有賦日餞路

疑子似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

歸畏此簡書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醲白酒買豚羔耐

將之湖州戲贈辛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
着霜溪上茗花正浮甍名溪詳見宿翁抗顧渚茶芽

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吳興統地云梅溪一名東

海腹在烏程縣西南六十一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其庭深引植木瓜引泉吳兒膾縷薄欲飛

曰晉賈充謂夏統曰此是兒是木之人石心也老杜詩刀為膾縷飛未去先說饒止垂亦知

謝公到郡父謝安嘗為吳興太守應怪杜牧尋春遲曰杜牧

開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爭觀令杜牧閱之因見一女遊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泊牧守

湖州女已從入二年矣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鬢絲只好對禪榻

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湖亭不用張水嬉見上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海樓晚望五絕佳中一番花老一

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有人垂手人

小垂手垂手人言解弄之人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曰甚相親從來未省馬牛風

曰白頭如新傾蓋無故從來未省馬牛風曰左傳德子使與師言曰君

如比海寡人如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詩去馬牛來不復辨正用此矣

牛後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杜詩去馬牛來不復辨正用此矣

居易與元八卜鄰詩明月好從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佩秋蘭以為佩此身自斷天休問

詠桂生叢曰劉安招隱士章句此身自斷天休問

白髮年來漸不公
杜牧詩公此注休問天

朝見新美出舊槎
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美出旧槎使枯楊

思家
韓非有孤憤言孤獨而憤悶也惟孤憤故思家

五噫處士太窮約
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

三賦先生多誕誇
史子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鶴鳴奩有鏡
孔德章北山移文

筒中錢盡按無甦
安國曰先生各奏大書曰初到黃榻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以大竹筒貯用不及者以待賓客厚曰南史庾亮之清平自

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
時賈欲再取

玉川何日朝
誰謂瘦即貧食鞋嘗有二下七種菜謂三菲也

生涯到處似檣烏
杜詩曰檣烏相背錢又曰檣烏

科第無心摘頰鬚
科第如摘頰下鬚

黃帽刺船
後祥風之來征是已

忘歲月
士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

白衣擔酒慰
即便後歸

鰥孤
晉陽春秋云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

水伯知饒為出鱸
莊子祖公付字曰朝三而暮四衆祖皆怒然則朝四而暮三

伯莫向洞庭歌楚曲
煙波渺渺正愁予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

詩戲之一首

目脚二兮愁予嬾二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此特檣竿上刻為鳥形以占風

正是刻鳥於竿上名之曰相風

後祥風之來征是已

忘歲月

鰥孤

指點雲間數點紅
笙歌正擁紫髯翁
以孫權為紫髯翁

將誰知愛酒龍山客
龍山客
却在漁

舟一葉中
退之詩共

西閣珠簾卷
洛暉
水沉煙斷珮聲

微遙知通德
淒涼甚擁髻
言然未歸
後漢徐

能言通飛武師妹 事公既為著書文治通德曰斯人俱灰城矣盛時疲精神馳騁驚 慈寧知終歸荒田書章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便一

然位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鬪買妾述古今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
先生為錦里先生

莫欺九尺鬢眉蒼
公一生行海

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曰錢王用賜 白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二絕又有題名錦溪今句行取錦里先生 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 又杜詩自笑狂夫老更狂

客身長九尺
詩人老
去鬢
又在
此女於浦佳小名鬢 九尺為尺鬢眉蒼

公子歸來燕燕忙
出過陽阿主作察上見趙飛燕而說之 是有童謡曰燕 二 七 廷張公子時相見孟帝每微行常與張 俱而林富平侯家故有

相君猶有齒
張子野先生有和趙郎中詩 子人云三百秋 按子

江南刺史已無腸
劉禹錫 蘇州過揚州州帥杜鴻 漸飲大醉而 始二妓曰郎中席上

平生
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閑事 斷不 蘇州 刺史腸 曰白察天山遊示小妓詩 莫唱楊柳枝 無腸與君斷

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彭宣 張禹弟子 才 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 飲食婦女相對優人 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未也禹見之於便坐請論 經義 未嘗得 至後堂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
作兩絕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
作兩絕

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

竟卿曰圓會經云苦薩常竟不住照与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

无能斷者則以無心自滅冰銷那復有冰知

其礙二已斷故无礙者冰銷那復有冰知若心照一切竟者皆為塵

若心照一切竟者皆為塵主人若苦令懷認

主人若苦令懷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

亦无臺何勞勤拂拭自下染塵埃不如無鏡自無塵

亦无臺何勞勤拂拭自下染塵埃六從半夜安心後

亦无臺何勞勤拂拭自下染塵埃失却當年竟痛人

亦无臺何勞勤拂拭自下染塵埃毒刺傷足云二蒼真清淨心无痛

贈張刁二老

張子晉湖州自桂

兩邦山水未凄凉二老風流總健彊

二老未往亦風流共成一百七十歲

二老未往亦風流各飲三萬六千觴

二老未往亦風流花開藏春刀

二老未往亦風流仁壽橋邊日月長

二老未往亦風流推有詩人被磨折

二老未往亦風流金釵零落不成行

二老未往亦風流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潜令國華

二老未往亦風流也聖俞没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

二老未往亦風流邑作詩戲之

二老未往亦風流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首宿堆青盤

開元中為東宮侍讀官僚閑談以詩自悼云朝日歸來羞澁對

上團二照見先生盤二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

妻子自比鮎魚緣竹竿鮎魚曰鮎魚也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教修書

生二毛與包余春秋二十一始見二毛飽聽衙鼓眠黃

紬紬曰世傳太祖成敗救縣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彌猴

騎士牛一何賦乎素曰吾謂公之子有文采守史職彌猴騎願君恰似

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高適為封丘縣尉有詩云

明主放還山明主曰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不願君為孟浩然却遭

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曾奔人自是癡不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鴟鴞聽啾啾素虬以言

此去還須却佩牛此去還須却佩牛

不妨仍帶醉鄉侯帝言何事請贖劉伶

他年萬騎

喬太博有詩
在燕飲門

出孟子仲子曰鳥用是鴟二者鴟二鹿也詩鹿鳴曰呦二鹿鳴明朝只愁兼烹鵝

鶴燒琴後坐青山鶴燒琴後坐青山

劍買牛賣刀買犢劍買牛賣刀買犢

自号報恩子自号報恩子

醉侯醉侯曰唐詩云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

他年萬騎

歸應好奈有遺文在故丘周彦倫隱鍾山後應詔出社欲過此山孔稚圭乃假山神之意亦比山移文以却之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莊子云心若死灰白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

曰按子由辨才塔碑云沈公滿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高僧權貴入奪而有之迂師於下天竺又逐師於

潛逾年而復敗復以上天竺罪師捷之在天竺也岩石草木為之

素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朴親見而贊之曰師

去天竺三山空鬼哭天竺師歸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

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樂天天竺詩西湖水流東

後臺見上界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詖何所聞而去

何所見而回曰枕山康居貧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

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

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金剛經若心有住則

後來亦无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曰按杭州廣德寺云

峯楊梅甚盛有紅白二種

夜過舒堯文戲作堯文曰名煥字

先生堂前霜月苦何遜載集句弟子讀書喧兩

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輝雲母先生骨清

少眠卧韓愈詩骨長夜默坐鼓耐寒石硯

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贊

書東方朔之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法云贊也郎君指言堯

文之子。坐客飲衽誰敢侮南史桂陽侯為宋諸王參

來遂以郎君

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未詳道固道固諸兄壽逼其沂主母
致酒炙於客前道固起謂客曰家无人与老親自執爨勞苦
皆知其苦所作成拜其母曰明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
各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曰子不賤其諸兄晉裴秀曰賤婦當
不之禮秀與父然有盛名實公其數年十餘歲有請激者出則
過秀堂氏使其母進饌於客也者皆如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
兒故也豈比知之乃止此二二皆微辭
以賤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
阮籍素与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籍而籍与多交籍
每過渾侯頭渾去道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中清賞非卿
也共卿言不
如其阿戎談
憑作義之筆
懷祖
曰王羲之傳王求蒙顯
曰吾不減懷祖而注選懸絕
當由仗守不及耶
此謂竟文書兒且向註之謬和

陳季常自岐直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
欲邀致之戲依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
防客走
此篇全用陳事
醉後關門
母大飲賓客兩
中亦有急終不得

左阿君
白滿紋
賢太守
出醉歸曹事

老松問世
自浮沉
笑問伯松何苦心

載酒從酒共
為愛楊雄
作酒箴

求一過
千金壽君君
笑垂

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
為坐

詩主梅千金壽劉文詩云玉石其笑唾
平原君以千金為曹仲連壽仲連笑曰云云
汝家安

姓字者每至八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流至而非因号其人陳警号坐

太守徐君猷守子魯之皆不飲酒以戲

之

孟嘉嘗酒恒温笑首書孟嘉好州飲命安不亂恒温問

中趣徐邈狂言孟德秋徐邈事見贈徐公獨未知其

趣耳臣今時復一中州復中之事見風流自有高

人識何右亮曰在座無不移曰重錄言往者毛孝先崔季

將无通介寧隨薄俗是乎移曰重錄言往者毛孝先崔季

車服以高而徐公下以其常故人以通比來天下皆慕其

相敬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前日之通乃今日之分也

是此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子有靈應撫掌曰二子指

子由在筇作果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

其塔曹煥往均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

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

亦作一絕送各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

由聞之乃作一絕一以答予一以答慎明

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高安則筠川也一時料數舊

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余供東軒長老來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

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无

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了山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

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了山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言機長老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

一映千山上仁義於戴聖散作人間萬

竅風余和道詩。厚曰詩。名。為風是姓无作作則乃竅也。

戲周正儒一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魯曰昔年姑傳有善相者言姑祖裏所

會當千鎰訪權奇厚前漢禮

勸君鬻馬駱猶閑事腸斷閨中揚柳枝詩志

天廐新頒玉鼻驂公此元生自言以為意新故人共傲升

亦常情論語曰朋友相如雖老猶能賦詩莫羅於相

換馬還應繼二生換馬事見張茂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公醉翁歐陽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蕭洒令人飢試問鳳

凰飢食竹莊子鶴鳴非枯樹不止何如駑馬肥首宿

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厚後漢馬衍書云如

瀾翻布谷催耕鳥也

退之詩挈攜師維口

瀾翻布谷催耕鳥也

瀾翻布谷催耕鳥也

東川清然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然清如冰東川漢名上有千歲交技藤又生
谷底飽風雪感就文伴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
骨寒只受布與緇緇衣錦袋未還客蜀之有贈太

成漢詩客是西北來坐覺芒刺子張舍人遺織

在北背背背書霍光文籍御腕乃貴福祿正

似川方增詩如山如岸醉中倒着紫綺裘

次李口詩云倒披紫綺裘有半臂出纏綾蜀書鄭馬

又衣場小兒歌到者曰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造知千騎出清曉積

雪未放游塵一白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

登但放奇紉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韓愈詩我

類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不盡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魏晉書陽春秋陶潛重陽日无酒必苦菊

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薄善別酒味以

好者為青州刺史化為烏有一先生同馬相如子

州有齊郡言到洛也空煩左手持新蟹晉書畢卓云右手持蟹

先生言鳥漫遶東籬嗅落英陶淵明在東籬

矣南海使君今北海音時為廣

夕夜食秋菊定分百榼餉春耕孔叢子

酒不空吾

无憂矣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鳳凰原云鳳凰翔遠引不待遣鷓

鴝鷀庭宇鷓鴣鳴也倏忽來千轉那將坐

井蛙井之類也而比談天

行蠹魚著文字蠹魚之詩何殊食槁死猶遭

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先喘使之苦於日見月而

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

侍者應足繭繭之類也最後六蟲篇深

寄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温嶠温嶠娶姑女既婚交札凡以手披紗握

刀晚歲戰劉郎劉郎劉琨也使與

不須戚戚如馮衍馮衍妻其地任氏好悍

時又說李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

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見聞公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